

锦州文史资料

一至五辑合订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
锦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再 版 前 言

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生前交给人民政协的一项政治任务，对于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锦州文史资料》第一至四辑(油印本)系“文化大革命”前，锦州市政协秘书处编辑出版的。所载资料，包括政治、军事、人物、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是锦州地区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此次合订再版时，除对个别文字勘误外，没作改动。

《锦州文史资料》，将陆续出版以后各辑，欢迎各界人士踊跃投稿。稿件应以亲历、亲见、亲闻为重点，力求真实，去芜存菁，不应虚构。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再版前言

(一) 89 (196)

东北第四路抗日义勇军的回忆

.....宋九令口述 高坦整理 (1)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进锦州的情况.....刘梦九 (6)

锦州市国民党内幕.....马士奎 (11)

(二) 81

郑天狗抗日的回忆.....李在南 (39)

北镇地方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的斗争实况

.....肖广谱 (50)

伪满热河省坚壁清野政策之我见.....春 风 (57)

国民党统治黑山的内幕.....李香圃 (71)

我所知道的东北军阀张作霖.....赵子良 (84)

(三) 81

锦州大军阀张作相的发家史.....高 坦 (93)

锦州军阀汲金纯的罪行片断.....刘梦九 高问樵 (113)

黑山县著名匪首老二哥 (李魁武) 的罪行和下场

.....郝让先 (119)

(四) 81

锦州军阀郭瀛洲的罪行记略.....刘文朴 (130)

我所知道的“万国道德会”.....毕玉洲 (143)

梨果之乡话今昔.....李俊儒 杨永平 (160)

伪满隆化县禁烟政策的内幕.....何浚洲 (171)

东北第四路抗日义勇军的回忆

宋九令口述 高坦整理

一、决心抗日救国

“九·一八”前，我在察哈尔作军牧处长。“九·一八”后转任天津盐务局局长。因故乡沦陷心中愤懑，又听到锦西县江家屯民众抗日，击毙日寇谷贺大佐等百余人，深受感动，因此自己决心投入抗日救国中去。老友刘葵忱当时任天津烟酒税局局长，他劝我说：“你既没人，又没武器，拿什么抗日？算了吧！”我很反感，骂他不是中国人！虽经争吵，但我抗日之心已决，毫不动摇。

二、三次面谒张学良

当时张学良在北京。我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去见他，前后三次。于九月才将出关抗日的计划定下来。第一次见他，他说：“你用什么抗？”我说：“我去发动地方武装，不要你给人，我当‘土匪’也要抗日”。他说：“对日早晚得抗，等我计划好了我们一同抗日”。第二次我去见他问：“咱们得等到什么时候抗日？难道等日本打到这里才抗吗？”他很不高兴，还是叫我等一等，准备好再打。第三次我又去见他，向他说：“咱们有三大恨，不能再等了！一是日寇占了我们的家——东北；二是东北土地肥沃，过去我们凭着这沃野千里为资本，使日寇稍有惧怕，因而必须夺

回来；三是大元帅灵棺还在沈阳，我恐怕日子多了被他们烧了”。于是张学良让我写了个计划。我回天津找人写了计划送去。计划的内容：出关只带二十八人，三十支小枪。先到热河，听说热河有许多吉林省旧军官散退在那里，可以通过他们联络地方武装，组成军队共抗日寇。计划送去不久，张学良即准备出国——去法国。他临行前给我二千五百元，作为出关费用，并和我同去见朱子樵将军商议。由朱将军在北京成立国民救国军总监部，以为后援。当时编我为抗日救国第四军，由我作司令官，并暂定每月由总监部发款二千五百元作经费。

三、去热河先见汤玉麟

一九三二年（当时是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我领着二十八人由天津海洋车站下车骑马奔冷口出关，走了二十多天，于十一月间到达承德。往都统署求见汤玉麟。都统署座落在旧清庭行宫。我们被让在客厅等候。见满屋灰尘，看来是多日未经打扫。听说老汤每天只是吸大烟，军纪很坏。从上到下毫无军备状态，当然更无救国为民之意。与老汤见面时，我说明来意。联络地方武装抗日救国，他说：“好！好！你打好了我援助你。”态度冷淡，语言含有讽刺。我已看出他无意协助，只得罢了！

四、联络地方武装

离开承德，于十二月到凌源。当地有汤军一个旅。旅长刘某很招待我们，当即在凌源过了春节。次年初（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到朝阳县羊山拜访大户贺某，很亲切并

留我住他家。他有个弟弟过去曾作过警官，由他为我召集约百余人，编一个营，都有枪，这些人平日在家，有的还作地方警察。又有药王庙民团王团长（原系吉林旧军官）由他招集一个团。也是平日在家务农，用时招之即来。我说：“咱们是寓兵于农，因为手中缺经费只好如此！”四月左右到缸窑岭，取得当地王老六、王俊生兄弟二人协助，随行人员逐渐增加到五十多人，都有枪。于六月开往穿心店，继续扩充实力，招军秣马。穿心店附近唐家沟有警察王某为之招集一百多骑兵。松岭门赵金花父子五人，夙有威名，号召办联庄会，全会三百多人都来参加我部。沈家台原上匪李世君，有一百多骑兵，亦闻讯前来参加。又有东北旧将官孙肇印同其部下三人于十二月亦来参加我军。约一年左右，总计参军战士九百多人。当时有枪有药，可谓略有基础，可以随时出击敌人矣！

五、怒斥“西川”诱降

“九·一八”前，约在民国十四、五年间，我于沈阳曾参加办理“红万字会”。那时有个日本浪人“西川”，会说中国话，请求入会，是我主张允许他参加。他带有妻子生活无着，由会里供他一家生活费用。“红万字会”曾到日本设分会，我亦曾到过东京，即由他作翻译。在日本侵华时，他已作了参谋长（某军不详）。于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三四月时，他派一个中国人到江家屯给我送来一封信，内容是诱降，只要我能答应投降日本，要什么官职都可以答应，我愤怒回书拒绝。

六、攻打锦州

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我们连开全军会议三天,讨论如何攻打锦州。议定兵分三路:第一路刘某,带二百多步兵攻锦州东大营。第二路赵金花带五百步兵打交通大学(在锦州城外北面)。第三路李世君带骑兵百余人与第一路合攻东大营。我自带数十人夺取城北乱山子,坐镇各方。二十八日晚出发,由沈家台奔锦州。我到乱山子驻冯姓院内,赵金花先到交通大学,将门卫二人、室内二十九人,共三十一名日寇全部歼灭,夺取枪支三十一条。在夜间两点钟开始撤退。东院日寇闻声而起,枪声大作。在激战中,我军只有王营长(民团营长)受重伤,抬至城北鸽子洞后壮烈牺牲!

李世君半夜到东大营,刘的步兵未到。而日寇先有察觉,我先开枪,我军牺牲七人,七条枪同时失落。李只好撤退到义县附近大凌河。刘的步兵到时,李世君已退,天已渐亮,只可不战而走。是时日寇飞机、坦克同时出动,到处搜索。而我军已合兵一处退到曹家屯。日寇疯狂猛扑,炮轰该屯西沟我军隐伏东沟未遭其害。只有一辆大车被其搜山时掳去,车上是办公用品,还有官防一颗(文为华北救国军)。我们继续后撤至唐家沟,天已黑,吃晚饭,当地人民给煮的小米粥。我本想继续反击,奈已人困马乏,只好暂停。三十日天明入穿心店,又将全军分散隐伏。

七、兵败逃亡

九月三十日,日寇出动大批骑兵、炮兵,扫荡沈家台。

把李世君的营房及郭姓的一个院子（开会的地方）和一个小铺（与外屯联络的地方）都烧了。又到宋家屯将我家住房烧了，极尽疯狂骤突而后扬长而去。在这次战斗以前，五月二十六日，日寇就曾用四架飞机轰炸宋家屯（因其已知道我领人抗日），当时我家房子未炸着，我二弟三弟虽在家亦未受损伤，而这次我家终于未能幸免。

日寇走后，我将队伍解散，只带十数人到江家屯。时已十月初旬，草木仍未凋零。日寇还想追击，有间谍指点他们，江家屯多山，处处可以隐伏不好打，日寇才未追。我等在江家屯隐伏到一九三四年的中秋节后（只剩我和孙肇印等四人），知于此不能久居，只好离去。我们在一个夜晚冒雨到西海口的谷家屯。由朋友送到伪警察谷殿举家，又住了二十多天。蒙其相待甚好，伺机由西海口上小船前进，忽见岸边有日寇帐棚，急速回船，日寇已觉，用兵船追赶，中途遇礁未果。我等亦暂回谷家屯。又雇大商船一艘，内装七千斤小米，避过日寇耳目，回到天津。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进锦州的情况

刘梦九

一九三二年一月初旬，日寇由大凌河向城内公议会来电话，问锦州是否举仪式欢迎日军，当时有赵桂令、许麋云、解麟轩、李翼忱等同到县署告知县长谷金声。谷金声不同意接，他说，不能接，爱怎样就怎样！另一方面士绅们也在商议不决。许麋云说，不必取他的同意，咱们回电欢迎吧！大家同意了，于是回话表示欢迎。这是事后许、解二人告诉我的（许麋云是前清贡生，为私立达成小学校长。解麟轩是前清举人，为当地富户）。

当时奉天警察处处长黄显生、督察长熊飞，都在锦州，招募些义勇军（数目不详）。熊飞在城内南街住，在绅士们已决定迎接日军的次日，召集开会，征求士绅意见。有县长谷金声、士绅朱显廷等及我都在场（朱是前清进士）。熊飞说：黄司令（因招军抗日所以称司令）现在城西女儿河，方才来电话，要打。当时士绅们要求不必打了，因大局已不可挽，两军实力悬殊（日军已大军压境，而义勇军新募，人数不多，训练不久，服装枪械也不齐，其中份子也不清，思想不一致）打也无益，徒使地方人民遭害。熊飞说：锦州是辽西重地，我军不能不放一枪一炮白白退却。谷金声说：大军四万左右，在锦驻扎三个多月，地方供应浩繁，人民已经担负很重。临行时再向日军放些空炮，势必使日寇来时屠

杀百姓，这样做对不起人民。议还未决，隔壁忽来电话，熊起身去接，回来时面色骤变，不主持会议了。谷金声说大家不必开会了，熊督察长自有办法。会议遂不决而散，心中莫明其妙。事后由谷金声说出，当时的电话，他在旁窃听，电话来处不知道，只知道是告诉熊飞说：有日寇汽车队由锦州城北余积屯一带南下，势将包围锦州城，如此熊飞得信大惊，变更原来主意。会议散时，就看见熊飞用电话通知义勇军各部分，约午后六时在城北交通大学集合，准备向日寇迎击。后来据附近居民所见，他们不过是将许多财务和军用品与锦州警察局所有的枪枝弹药等物，装载数辆大汽车向城西女儿河运去，找到黄显声，一同逃走了。等义勇军在午后六时左右到交通大学集合时，因无人指挥，纷纷散去。看熊飞原意，拟打算在日寇距离较远时，虚放几枪，然后退去，以取抗战之名，等日寇到达时，他们已走远了。但又闻日寇汽车队前来，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故而急速逃走了。是夜有所遗之残部，成群结伙（人数不清）先叫西城门，后到南门、东门呼令开城，意欲入城抢劫。因城门不开，大声叫骂并向城内放枪。到天明始散去。

次日清晨，日寇大批到锦州城外，由士绅们迎进，我也在其中。日寇骑兵、步兵等都由东门入城。进城后有日寇将领找县长，士绅说，县长在县署。日寇将领叫人到县署与谷县长见面。谈些什么不得而知。午后，日寇中将师团长室兼次在车站临时司令部，召集县长、士绅、四局、三会人员开会，到场的有财政局长刘梦九、教育局长李子荣、民政局长郭兆麟、实业局长苏纪轩、商会长魏振卿、农会长赵桂令、教育会长刘炳麟、士绅解铭阁、徐子聘、陆辑五等。

室兼次讲话（有人作翻译），大意是日本军来意是除暴安民，肃清兵匪。讲完谷县长始到，室兼次又与他单独谈话。出来时，大家问他，他说：日本军让他维持地方，他再三推辞，结果未决，言讫大哭。当即与大家一同回城，入南街田氏医院养病。

第二天午后四点钟左右，日寇来人先到县署找县长和四局三会各主脑人，结果只有我和商会会长魏振卿、县长谷金声三个人。我们坐马车被拉到西关河西禧胡同一个民宅院内东正房。面见日本一个队长，一个朝鲜人作翻译。问谷金声三件事：第一，日军来了你们欢迎不欢迎？谷答：不欢迎；第二，张学良好不好？谷答：好；第三，奉军在东北很扰民，是不是？谷答：没有。日寇队长很不悦。又说：日军来了是为了救东北的百姓，你们因何不欢迎？谷说：我是地方官，只愿地方安静，没有军队才好。不但日军，就是中国军到锦州，我也不欢迎。日寇说：张学良为人很坏，东北人民怨声载道，你因何说他好？谷说：他是我的长官，我认为他是好。你们日本人也是一样，能说长官不好吗？日寇说：听说张学良的军队很骚扰地方，倾害百姓，我们都调查属实了，你因何说没有？谷说：我是文官专管地方事，他们军队的事没有告诉我，有无扰民我不知道，所以说“没有”。日寇又问：地方上有多少枪。谷说：不知道，因为近年来地方荒乱，家境稍好的，都要允许买一支枪。当即指魏振卿说：例如他家，因有几天地，够养一支枪的资格，所以就得让他家购买一支枪。全县各户是陆续买的，并无确数。现在正要计算数目发印花税票，还未调查，你们就来了，所以不知数目。时天已大黑，谷说：天已黑了，没事可送我们回城。日

寇派一日本兵，将我们用马车送回。

次日又在南街王在邦的大楼上，召开全县绅士机关大会。室兼次与许多日寇军官到场。正式宣布来意，教大家安心。最后让谷金声继续当县长。谷力辞说：绝对不做了，一定向商农两会作交待。室兼次先是劝他继续做，后来才允许他辞职。散会后，县公署院内突然有许多日本人作监视者，监视着谷的行动。

又次日，日寇的特务机关长，召开全县地方代表大会。到会约十数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上有于静夫等三四人出席。据说是由伪省长臧士毅那里派来的。特务机关长宣布，谷县长已准其辞职，这次请大家来是为研究地方治安，可以研究地方维持会。选举委员会内分八大处（如财政、警务等）。由委员担任处长，旧日的官照旧供职，如我原管财政这回任财务处长，只有警察局长（姓名不详）在事变时随熊飞走了，这次以农会会长赵桂令接任，其余都是原人不动。日寇特务机关长说：谷县长辞职，你们应另选一委员长，总理全县事务。当时大家群起要求，仍要谷金声作委员长，日寇不允，相持不决。丁静夫说：你们自由选举不必问了。然后大家投票选举，仍是谷金声。但这次谷金声未到场。又次日，室兼次等日寇在公议会召开大会。宣布地方维持会正式成立。选举委员长时，由士绅朱显廷将谷金声劝来，大家仍选他做委员长。谷说：我是张家任命做地方官的，日军来了，我就要交出职权。日军如允许我，我还可可在锦州居住，如不允许那就怎样处理都可。熊飞临走时约我同去，我没跟他去，是为了维持地方秩序，保护百姓。熊飞说我，想作日本官，其实冤枉我，所以我决不能就任。日寇说：他们的话

不必听，你现在仍是维持地方才对。应该做委员长，不违背你为百姓的本心。最后大家仍都劝他就任维护地方，他才默而不言了。散会后他回县署办事了。监视他的人也没有了，只派一个青年日本人名叫“青山”作指导员。出布告安民，日寇想用维持会委员长的名义，谷说：地方人不懂委员长是怎么回事，于是仍用县长谷金声的名义出布告，维持会遂无形取消了，仍用以前的行政机关办公。谷金声回任锦县县长，日寇“青山”就成为锦县参事官了。

锦州市国民党内幕

马士奎

前 言

我于一九四五年九月，经中学时代的同学王德亮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的组织。先后在市党部担任过宣传科助理征编组长、市党执行委员兼组训组长、伪市参议会参议员等反动职务。仅就我所知道的锦州市国民党内幕情况，概述如下。限于时间和本人写作水平，难免挂一漏万，尚希熟知锦州市国民党内幕的各界人士，予以指正。

一、“八·一五”前，锦州市国民党地下组织概况

锦州市开始有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大约在伪满康德元年。当时锦州初设省会，汉奸徐绍卿，出任第一任锦州省长。他由沈阳带来了许多官员，其中有一个石镇藩，又名石墨堂，化名石坚（他原来是沈阳师范学院的教员，“九·一八”前，经梅孚光介绍参加国民党），由沈阳来锦州，在教育厅任中等教育股股长。他在锦州，从伪康德元年至康德六年，先后发展了一些教育界人士，参加了国民党地下组织。据我后来听吴尹生和张庆凯说，他们发展的党员，有杨伯龙、张化堂、周振寰、冯国卿、冯泰来、王之勋、张兆明、刘西馥、宋光宇、杨文奇等很多人。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

十日，这个地下组织，曾受敌伪警、宪机关破获，杨伯龙、周振寰、张化堂三人被捕，后来被处死刑，在锦州监狱内绞死。冯国卿被捕后投敌，给日本宪兵队当翻译，一直干到“八·一五”光复。张兆明跑到齐齐哈尔去了。宋光宇跑到吉林一个农村去种地。杨文奇跑到朝阳去了。石坚本人跑到天津去了。从此这个组织中断了地下活动。国民党内部称这个事情为“一二三〇事件”，当时我和这个组织尚无任何关系，所以其详情内幕情况，我不知道。上述情况都是在“八·一五”后，听张庆凯、吴尹生、冯泰来等人述说的。

“一二三〇”事件以后，国民党在东北一度中断了活动。当时的重庆中央国民党部，组织部长朱家骅又派他的嫡系党员罗大愚又名罗庆春为党务专员，来东北进行活动。罗到东北后，先后在长春、沈阳、锦州一带发展了新组织。罗大愚是辽阳人，曾留学日本。一九四一年罗在长春派张庆凯来锦州，任锦县党部书记。张庆凯也是辽阳人，日本东京警官学校毕业，曾在伪新京（长春）中央警官学校任教官。来锦州后，他的公开职业，是伪锦州市警察局保安科长（警正）。张庆凯（化名赵时鉴）来锦州后，在地下工作时期并未开展什么活动。从他到锦州，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被捕，只吸收了一名党员，就是当时女子师范的教员张子良（化名仇非）。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罗大愚被他身边一个国民党员（姓名不详）出卖被捕。这个叛徒并把全东北的党员花名册都献给了敌寇宪兵队。就这样罗及全党先后在各地被捕，组织几乎全部被破获。张庆凯于同年六月上旬在锦州被捕。党内称这次事件为“五二三事件”，意思是五月二十三日组织被破获的。以后为了纪念这个日子，锦

州市国民党曾经成立了一个“五二三印刷厂”，专门出版国民党的一些刊物，如蒋介石著的《中国之命运》以及《三民主义》等等。

“五二三事件”在锦州被捕的除张庆凯之外，还有伪锦州宪兵团的分团上尉王团副（名字我不知道），大仁病院的院长赵连壁，锦州师范学校教员石英特，伪锦州地方法院审判官陈国兴，锦州第一国高教务主任刘宽谟等人。这些除张庆凯外，其余都不是国民党员。原因何在？听吴尹生告诉我说，在张庆凯从事地下活动时，伪锦州宪兵分团的上尉团副吴尚志（又名吴效起）和张常来往。后来吴尚志转勒到北满去了，由王某接任他的职务。张庆凯入狱后，伪检查机关听说他和宪兵团的团副有联系，就把这个团副抓了进去。在伪检查机关根据长春党员花名册的线索，发现在这个组织中有一个医生（其实当时确有一个地下党员李俊升（化名闻道）是经长春党员赵岳山介绍入党，是在锦州开设天德眼科医院的），由于张庆凯常到城内大仁医院去打麻将牌，所以把赵连壁也抓进去了。当时党内确有一个化名叫“石英”的，他本名叫单永谦，北镇人。当时在义县敌检查机关，翻遍各机关的名册，发现锦州师范学校有个教员叫“石英特”，就把他也抓进去了，严刑拷打，而石却啥也不知道。伪一高的刘宽谟，是因为在张庆凯的家中，搜查出他的一张名片来，因此被捕。不久，刘被当时的一高日本校长柴谷与助保释出来。张庆凯和其余的人，则在“八·一五”日本投降的次日，才由监狱被释放出来。张庆凯出狱后，把赵连壁、陈国兴等入吸收参加了国民党。在国民党锦县党部公开后，赵连壁、陈国兴都担任了社会科助理职务。从上述事实看，故伪的统治机关

并不考虑调查研究，处理案件只是望风扑影随意抓人。用各种酷刑逼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良民。当时在敌伪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真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人身自由根本没有保障。不知什么时候，或因为什么事就被抓进去吃官司！类似上述的冤枉案件冤抓冤死者不可计算。又如现在的锦州民盟副主任委员高伯东先生，也因为日本宪兵队要想抓一个中学教员高伯苍，就把高伯东当高伯苍抓去，拘留了一天。其实高伯苍已经在几个月前就秘密地跑到国民党后方西安战干团受训去了。以上是我所知道“八·一五”前锦州国民党的大致情况。

二、“八·一五”光复后，锦州国民党的活动情况

1、接收伪康德新闻社出版《辽西晚报》。

“八·一五”光复当时，日本投降，伪政权瓦解，苏联红军和解放军还未到锦州。锦州一时出现无政府状态。张庆凯由狱中出来便成立国民党部。公开在东门外伪协和会大楼的西北角开始办公。这个组织对外称国民党部；对内称“光复里”，参加的国民党员化名都叫“光”字。如参加党部办公的有：张庆凯（德光）、吴尹生（极光）、单永谦（汉光）、冯国卿（铁光）、冯泰来（鑫光）、胡耀民（仲光）、胡石麟（晓光）、王德亮（复光）等等。“光复里”成立后，对外由吴尹生（化名陶极光）出面联系一切事务，吴尹生是吉林人，“八·一五”前，曾在伪新京邮政职员训练所任教官，秘密参加罗系的国民党组织后，任辽西一带的交通。担任联络各地的党部书记长。“五二三”事件后，他坐火车由承德去北京转道来锦，隐藏在阜康门外天德眼科医院，改名“老